紅樓夢/第103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一零三回　施毒計金桂自焚身　昧真禪雨村空遇舊

話說賈璉到了王夫人那邊，一一的說了。次日到了部里打點停妥，回來又到王夫人那邊，將打點吏部之事告知。王夫人便道：“打聽准了么？果然這樣，老爺也願意，合家也放心。那外任是何嘗做得的！若不是那樣的參回來，只怕叫那些混帳東西把老爺的性命都坑了呢！”賈璉道：“太太那里知道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自從你二叔放了外任，并沒有一個錢拿回來，把家里的倒掏摸了好些去了。你瞧那些跟老爺去的人，他男人在外頭不多幾時，那些小老婆子們便金頭銀面的妝扮起來了，可不是在外頭瞞著老爺弄錢？你叔叔便由著他們鬧去，若弄出事來，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，只怕連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。”賈璉道：“嬸子說得很是。方才我聽見參了，嚇的了不得，直等打聽明白才放心。也願意老爺做個京官，安安逸逸的做幾年，才保得住一輩子的聲名。就是老太太知道了，倒也是放心的，只要太太說得寬緩些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我知道。你到底再去打聽打聽。”

賈璉答應了，才要出來，只見薛姨媽家的老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，到王夫人里間屋內，也沒說請安，便道：“我們太太叫我來告訴這里的姨太太，說我們家了不得了，又鬧出事來了。”王夫人聽了，便問：“鬧出什麼事來？”那婆子又說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！”王夫人哼道：“糊涂東西！有要緊事你到底說啊！”婆子便說：“我們家二爺不在家，一個男人也沒有。這件事情出來怎麼辦！要求太太打發幾位爺們去料理料理。”王夫人聽著不懂，便急著道：“究竟要爺們去幹什麼事？”婆子道：“我們大奶奶死了。”王夫人聽了，便啐道：“這种女人死，死了罷咧，也值得大驚小怪的！”婆子道：“不是好好兒死的，是混鬧死的。快求太太打發人去辦辦。”說著就要走。王夫人又生氣，又好笑，說：“這婆子好混帳。璉哥兒，倒不如你過去瞧瞧，別理那糊涂東西。”那婆子沒聽見打發人去，只聽見說別理他，他便賭氣跑回去了。這里薛姨媽正在著急，再等不來，好容易見那婆子來了，便問：“姨太太打發誰來？”婆子歎說道：“人最不要有

急難事，什麼好親好眷，看來也不中用。姨太太不但不肯照應我們，倒罵我糊涂。”薛姨媽聽了，又氣又急道：“姨太太不管，你姑奶奶怎麼說了？”婆子道：“姨太太既不管，我們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。沒有去告訴。”薛姨媽啐道：“姨太太是外人，姑娘是我養的，怎麼不管！”婆子一時省悟道：“是啊，這麼著我還去。”

正說著，只見賈璉來了，給薛姨媽請了安，道了惱，回說：“我嬸子知道弟婦死了，問老婆子，再說不明，著急得很，打發我來問個明白，還叫我在這里料理。該怎麼樣，姨太太只管說了辦去。”薛姨媽本來氣得干哭，聽見賈璉的話，便笑著說：“倒要二爺費心。我說姨太太是待我們最好的，都是這老貨說不清，幾乎誤了事。請二爺坐下，等我慢慢的告訴你。”便說：“不為別的事，為的是媳婦不是好死的。”賈璉道：“想是為兄弟犯事怨命死的？”薛姨媽道：“若這樣倒好了。前幾個月頭里，他天天蓬頭赤腳的瘋鬧。後來聽見你兄弟問了死罪，他雖哭了一場，以後倒擦脂抹粉的起來。我若說他，又要吵個了不得，我總不理他。有一天不知怎麼樣來要香菱去作伴，我說：‘你放著寶蟾，還要香菱做什麼，況且香菱是你不愛的，何苦招氣生。’他必不依。我沒法兒，便叫香菱到他屋里去。可怜這香菱不敢違我的話，帶著病就去了。誰知道他待香菱很好，我倒喜歡。你大妹妹知道了，說：‘只怕不是好心罷。’我也不理會。頭幾天香菱病著，他倒親手去做湯給他吃，那知香菱沒福，剛端到跟前，他自己燙了手，連碗都砸了。我只說必要遷怒在香菱身上，他倒沒生氣，自己還拿笤帚掃了，拿水潑淨了地，仍舊兩個人很好。昨兒晚上，又叫寶蟾去做了兩碗湯來，自己說同香菱一塊兒喝。隔了一回，聽見他屋里兩只腳蹬響，寶蟾急的亂嚷，以後香菱也嚷著扶著牆出來叫人。我忙著看去，只見媳婦鼻子眼睛里都流出血來，在地下亂滾，兩手在心口亂抓，兩腳亂蹬，把我就嚇死了，問他也說不出來，只管直嚷，鬧了一回就死了。我瞧那光景是服了毒的。寶蟾便哭著來揪香菱，說他把藥藥死了奶奶了。我看香菱也不是這麼樣的人，再者他病的起還起不來，怎麼能藥人呢。無奈寶蟾一口咬定。我的二爺，這叫我怎麼辦！只得硬著心腸叫老婆子們把香菱捆了，交給寶蟾，便把房門反扣了。我同你二妹妹守了一夜，等府里的門開了才告訴去的。二爺你是明白人，這件事怎麼好？”賈璉道：“夏家知道了沒有？”薛姨媽道：“也得撕擄明白了才好報啊。”賈璉道：“据我看起來，必要經官才了得下來。我們自然疑在寶蟾身上，別人便說寶蟾為什麼藥死他奶奶，也是沒答對的。若說在香菱身上，竟還裝得上。”正說著，只見榮府女人們進來說：“我們二奶奶來了。”賈璉雖是大伯子，因從小兒見的，也不回避。寶釵進來見了母親，又見了賈璉，便往里間屋里同寶琴坐下。薛姨媽也將前事告訴一遍。寶釵便說：“若把香菱捆了，可不是我們也說是香菱藥死的了么？媽媽說這湯是寶蟾做的，就該捆起寶蟾來問他呀。一面便該打發人報夏家去，一面報官的是。”薛姨媽聽見有理，便問賈璉。賈璉道：“二妹子說

得很是。報官還得我去，托了刑部里的人，相驗問口供的時候有照應得。只是要捆寶蟾放香菱倒怕難些。”薛姨媽道：“并不是我要捆香菱，我恐怕香菱病中受怨著急，一時尋死，又添了一條人命，才捆了交給寶蟾，也是一個主意。”賈璉道：“雖是這麼說，我們倒幫了寶蟾了。若要放都放，要捆都捆，他們三個人是一處的。只要叫人安慰香菱就是了。”薛姨媽便叫人開門進去，寶釵就派了帶來幾個女人幫著捆寶蟾。只見香菱已哭得死去活來，寶蟾反得意洋洋。以後見人要捆他，便亂嚷起來。那禁得榮府的人吆喝著，也就捆了。竟開著門，好叫人看著。這里報夏家的人已經去了。

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里，因近年消索，又記挂女兒，新近搬進京來。父親已沒，只有母親，又過繼了一個混帳兒子，把家業都花完了，不時的常到薛家。那金桂原是個水性人兒，那里守得住空房，況兼天天心里想念薛蝌，便有些饑不擇食的光景。無奈他這一乾兄弟又是個蠢貨，雖也有些知覺，只是尚未入港。所以金桂時常回去，也幫貼他些銀錢。這些時正盼金桂回家，只見薛家的人來，心里就想又拿什麼東西來了。不料說這里姑娘服毒死了，他便氣得亂嚷亂叫。金桂的母親聽見了，更哭喊起來，說：“好端端的女孩兒在他家，為什麼服了毒呢！”哭著喊著的，帶了兒子，也等不得雇車，便要走來。那夏家本是買賣人家，如今沒了錢，那顧什麼臉面。兒子頭里就走，他跟了一個破老婆子出了門，在街上啼啼哭哭的雇了一輛破車，便跑到薛家。

進門也不打話，便兒一聲肉一聲的要討人命。那時賈璉到刑部托人，家里只有薛姨媽，寶釵，寶琴，何曾見過個陣仗，都嚇得不敢則聲。便要與他講理，他們也不聽，只說：“我女孩兒在你家得過什麼好處，兩口朝打暮罵的。鬧了幾時，還不容他兩口子在一處，你們商量著把女婿弄在監里，永不見面。你們娘兒們仗著好親戚受用也罷了，還嫌他礙眼，叫人藥死了他，倒說是服毒！他為什麼服毒！”說著，直奔著薛姨媽來。薛姨媽只得後退，說：“親家太太且請瞧瞧你女兒，問問寶蟾，再說歪話不遲。”那寶釵寶琴因外面有夏家的兒子，難以出來攔護，只在里邊著急。恰好王夫人打發周瑞家的照看，一進門來，見一個老婆子指著薛姨媽的臉哭罵。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桂的母親，便走上來說：“這位是親家太太么？大奶奶自己服毒死的，與我們姨太太什麼相干，也不犯這麼遭塌呀。”那金桂的母親問：“你是誰？”薛姨媽見有了人，膽子略壯了些，便說：“這就是我親戚賈府里的。”金桂的母親便說道：“誰不知道，你們有仗腰子的親戚，才能夠叫姑爺坐在監里。如今我的女孩兒倒白死了不成！”說著，便拉薛姨媽說：“你到底把我女兒怎樣弄殺了？給我瞧瞧！”周瑞家的一面勸說：“只管瞧瞧，用不著拉拉扯扯。”便把手一推。夏家的兒子便跑進來不依道：“你仗著府里的勢頭兒來打我母親么！”說著，便將椅子打去，卻沒有打著。里頭跟寶釵的人聽見外頭鬧起來，赶著

來瞧，恐怕周瑞家的吃虧，齊打伙的上去半勸半喝。那夏家的母子索性撒起潑來，說：“知道你們榮府的勢頭兒。我們家的姑娘已經死了，如今也都不要命了！”說著，仍奔薛姨媽拼命。地下的人雖多，那里擋得住，自古說的“一人拼命，萬夫莫當。”

正鬧到危急之際，賈璉帶了七八個家人進來，見是如此，便叫人先把夏家的兒子拉出去，便說：“你們不許鬧，有話好好兒的說。快將家里收拾收拾，刑部里頭的老爺們就來相驗了。”金桂的母親正在撒潑，只見來了一位老爺，幾個在頭里吆喝，那些人都垂手侍立。金桂的母親見這個光景，也不知是賈府何人，又見他兒子已被人揪住，又聽見說刑部來驗，他心里原想看見女兒尸首先鬧了一個稀爛再去喊官去，不承望這里先報了官，也便軟了些。薛姨媽已嚇糊涂了。還是周瑞家的回說：“他們來了，也沒有去瞧他姑娘，便作踐起姨太太來了。我們為好勸他，那里跑進一個野男人，在奶奶們里頭混撒村混打，這可不是沒有王法了！”賈璉道：“這回子不用和他講理，等一會子打著問他，說：男人有男人的所在，里頭都是些姑娘奶奶們，況且有他母親還瞧不見他們姑娘么，他跑進來不是要打搶來了么！”家人們做好做歹壓伏住了。周瑞家的仗著人多，便說：“夏太太，你不懂事，既來了，該問個青紅皂白。你們姑娘是自己服毒死了，不然便是寶蟾藥死他主子了，怎麼不問明白，又不看尸首，就想訛人來了呢，我們就肯叫一個媳婦兒白死了不成！現在把寶蟾捆著，因為你們姑娘必要點病兒，所以叫香菱陪著他，也在一個屋里住，故此兩個人都看守在那里，原等你們來眼看看刑部相驗，問出道理來才是啊。”

金桂的母親此時勢孤，也只得跟著周瑞家的到他女孩兒屋里，只見滿臉黑血，直挺挺的躺在炕上，便叫哭起來。寶蟾見是他家的人來，便哭喊說：“我們姑娘好意待香菱，叫他在一塊兒住，他倒抽空兒藥死我們姑娘！”那時薛家上下人等俱在，便齊聲吆喝道：“胡說，昨日奶奶喝了湯才藥死的，這湯可不是你做的！”寶蟾道：“湯是我做的，端了來我有事走了，不知香菱起來放些什麼在里頭藥死的。”金桂的母親聽未說完，就奔香菱。眾人攔住。薛姨媽便道：“這樣子是砒霜藥的，家里決無此物。不管香菱寶蟾，終有替他買的，回來刑部少不得問出來，才賴不去。如今把媳婦權放平正，好等官來相驗。”眾婆子上來抬放。寶釵道：“都是男人進來，你們將女人動用的東西檢點檢點。”只見炕褥底下有一個揉成團的紙包兒。金桂的母親瞧見便拾起，打開看時，并沒有什麼，便撩開了。寶蟾看見道：“可不是有了憑据了。這個紙包兒我認得，頭幾天耗子鬧得慌，奶奶家去與舅爺要的，拿回來擱在首飾匣內，必是香菱看見了拿來藥死奶奶的。若不信，你們看看首飾匣里有沒有了。”

金桂的母親便依著寶蟾的所在取出匣子，只有幾支銀簪子。薛姨媽便說：“怎麼好些首飾都沒有了？”寶釵叫人打開箱柜，俱是空的，便道：“嫂子這些東西被誰拿去，這可要問寶蟾。”金桂的母親心里也虛了好些，見薛姨媽查問寶蟾，便說：“姑娘的東西他那里知道。”周瑞家的道：“親家太太別這麼說呢。我知道寶姑娘是天天跟著大奶奶的，怎麼說不知！”這寶蟾見問得緊，又不好胡賴，只得說道：“奶奶自己每每帶回家去，我管得么。”眾人便說：“好個親家太太！哄著拿姑娘的東西，哄完了叫他尋死來訛我們。好罷了，回來相驗便是這麼說。”寶釵叫人：“到外頭告訴璉二爺說，別放了夏家的人。”

里面金桂的母親忙了手腳，便罵寶蟾道：“小蹄子別嚼舌頭了！姑娘幾時拿東西到我家去。”寶蟾道：“如今東西是小，給姑娘償命是大。”寶琴道：“有了東西就有償命的人了。快請璉二哥哥問准了夏家的兒子買砒霜的話，回來好回刑部里的話。”金桂的母親著了急道：“這寶蟾必是撞見鬼了，混說起來。我們姑娘何嘗買過砒霜。若這麼說，必是寶蟾藥死了的。”寶蟾急的亂嚷說：“別人賴我也罷了，怎麼你們也賴起我來呢！你們不是常和姑娘說，叫他別受委屈，鬧得他們家破人亡，那時將東西卷包兒一走，再配一個好姑爺。這個話是有的沒有？”金桂的母親還未及答言，周瑞家的便接口說道：“這是你們家的人說的，還賴什麼呢。”金桂的母親恨的咬牙切齒的罵寶蟾說：“我待你不錯呀，為什麼你倒拿話來葬送我呢！回來見了官，我就說是你藥死姑娘的。”寶蟾氣得瞪著眼說：“請太太放了香菱罷，不犯著白害別人。我見官自有我的話。”

寶釵聽出這個話頭兒來了，便叫人反倒放開了寶蟾，說：“你原是個爽快人，何苦白冤在里頭。你有話索性說了，大家明白，豈不完了事了呢。”寶蟾也怕見官受苦，便說：“我們奶奶天天抱怨說：‘我這樣人，為什麼碰著這個瞎眼的娘，不配給二爺，偏給了這麼個混帳糊涂行子。要是能夠同二爺過一天，死了也是願意的。’說到那里，便恨香菱。我起初不理會，後來看見與香菱好了，我只道是香菱教他什麼了，不承望昨兒的湯不是好意。”金桂的母親接說道：“益發胡說了，若是要藥香菱，為什麼倒藥了自己呢？”寶釵便問道：“香菱，昨日你喝湯來著沒有？”香菱道：“頭幾天我病得抬不起頭來，奶奶叫我喝湯，我不敢說不喝，剛要扎掙起來，那碗湯已經灑了，倒叫奶奶收拾了個難，我心里很過不去。昨兒聽見叫我喝湯，我喝不下去，沒有法兒正要喝的時候兒呢，偏又頭暈起來。只見寶蟾姐姐端了去，我正喜歡，剛合上眼，奶奶自己喝著湯，叫我嘗嘗，我便勉強也喝了。”寶蟾不待說完，便道：“是了，我老實說罷。昨兒奶奶叫我做兩碗湯，說是和香菱同喝。我氣不過，心里想著香菱那里配我做湯給他喝呢。我故意的一碗里頭多抓了一把鹽，記了暗記兒，原想給香菱喝的。剛端進來，奶奶卻攔著

我到外頭叫小子們雇車，說今日回家去。我出去說了，回來見鹽多的這碗湯在奶奶跟前呢，我恐怕奶奶喝著咸，又要罵我。正沒法的時候，奶奶往後頭走動，我眼錯不見就把香菱這碗湯換了過來。也是合該如此，奶奶回來就拿了湯去到香菱床邊喝著，說：‘你到底嘗嘗。’那香菱也不覺咸。兩個人都喝完了。我正笑香菱沒嘴道兒，那里知道這死鬼奶奶要藥香菱，必定趁我不在將砒霜撒上了，也不知道我換碗，這可就是天理昭彰，自害其身了。”于是眾人往前後一想，真正一絲不錯，便將香菱也放了，扶著他仍舊睡在床上。

不說香菱得放，且說金桂母親心虛事實，還想辯賴。薛姨媽等你言我語，反要他兒子償還金桂之命。正然吵嚷，賈璉在外嚷說：“不用多說了，快收拾停當，刑部老爺就到了。”此時惟有夏家母子著忙，想來總要吃虧的，不得已反求薛姨媽道：“千不是萬不是，終是我死的女孩兒不長進，這也是自作自受。若是刑部相驗，到底府上臉面不好看。求親家太太息了這件事罷。”寶釵道：“那可使不得，已經報了，怎麼能息呢。”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勸說：“若要息事，除非夏親家太太自己出去攔驗，我們不提長短罷了。”賈璉在外也將他兒子嚇住，他情願迎到刑部具結攔驗。眾人依允。薛姨媽命人買棺成殮。不提。

且說賈雨村升了京兆府尹兼管稅務，一日出都查勘開墾地畝，路過知机縣，到了急流津。正要渡過彼岸，因待人夫，暫且停轎。只見村旁有一座小廟，牆壁坍頹，露出幾株古松，倒也蒼老。雨村下轎，閒步進廟，但見廟內神像金身脫落，殿宇歪斜，旁有斷碣，字跡模糊，也看不明白。意欲行至後殿，只見一翠柏下蔭著一間茅廬，廬中有一個道士合眼打坐。雨村走近看時，面貌甚熟，想著倒象在那里見來的，一時再想不出來。從人便欲吆喝。雨村止住，徐步向前叫一聲：“老道。”那道士雙眼微啟，微微的笑道：“貴官何事？”雨村便道：“本府出都查勘事件，路過此地，見老道靜修自得，想來道行深通，意欲冒昧請教。”那道人說：“來自有地，去自有方。”雨村知是有些來歷的，便長揖請問：“老道從何處修來，在此結廬？此廟何名？廟中共有幾人？或欲真修，豈無名山，或欲結緣，何不通衢？”那道人道：“葫蘆尚可安身，何必名山結舍。廟名久隱，斷碣猶存。形影相隨，何須修募。豈似那‘玉在匱中求善价，釵于奩內待時飛’之輩耶！”

雨村原是個穎悟人，初聽見“葫蘆”兩字，後聞“玉釵”一對，忽然想起甄士隱的事來。重复將那道士端詳一回，見他容貌依然，便屏退從人，問道：“君家莫非甄老先生么？”那道人從容笑道：“什麼真，什麼假！要知道真即是假，假即是真。”雨村聽

說出賈字來，益發無疑，便從新施禮道：“學生自蒙慨贈到都，托庇獲雋公車，受任貴鄉，始知老先生超悟塵凡，飄舉仙境。學生雖溯洄思切，自念風塵俗吏，未由再覲仙顏。今何幸于此處相遇，求老仙翁指示愚蒙。倘荷不棄，京寓甚近，學生當得供奉，得以朝夕聆教。”那道人也站起來回禮道：“我于蒲團之外，不知天地間尚有何物。适才尊官所言，貧道一概不解。”說畢，依舊坐下。雨村复又心疑：“想去若非士隱，何貌言相似若此？離別來十九載，面色如舊，必是修煉有成，未肯將前身說破。但我既遇恩公，又不可當面錯過。看來不能以富貴動之，那妻女之私更不必說了。”想罷又道：“仙師既不肯說破前因，弟子于心何忍！”正要下禮，只見從人進來，稟說天色將晚，快請渡河。雨村正無主意，那道人道：“請尊官速登彼岸，見面有期，遲則風浪頓起。果蒙不棄，貧道他日尚在渡頭候教。”說畢，仍合眼打坐。雨村無奈，只得辭了道人出廟。正要過渡，只見一人飛奔而來。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